

人人都能当作家(上)

文学进入全民创作时代

霍艳

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主体正发生变化，“作家”从一个专业的名词，变得越来越大众化。随着网络作家数量不断攀升且年轻化，快递作家、打工诗人不断涌现，文学正进入一个全民创作的时代。在普通人笔下，“文学”也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和真正的价值。

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主体大致可分为：专业作家、网络作家、互联网“野生作家”和“素人作家”。

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历史悠久，20世纪50年代一批专业作家积极扎根生活，反映新中国的建设和存在问题，柳青就是其中代表，在深入生活中写出了《创业史》

等经典之作。专业作家制度曾将作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学习。但伴随文化事业改革，专业作家制度一度因为经费紧缺、优秀作家流失、创作才华枯竭、消费主义冲击等原因被动摇。

近年来，专业作家制度逐渐得到恢复，并且探索出了“签约制”“选题制”等新的形式，其中特别重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使其成为当下文坛的“中坚力量”。但专业作家的创作也容易造成封闭化的趋向，陷入发表——评论——评奖的单循环里，和普通读者缺乏有效的互动，其中有一些也缺乏“深入生活”的实践。

为了打破这种封闭，一些青年作家开始走入高校，从事创

意写作的教学，将松散的创作变成更为高效的教学生活，促使他们不断吸收专业知识、反思观察、与学生互动、及时收获不同读者的反应，打开过去封闭的交往圈子。这一切也反作用于他们的创作，更具人文性、前瞻性和探索性。

新时代以来，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迅速，网络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并呈年轻化趋势，全国有超过2000万人从事网络文学创作，仅2022年，网络文学网站新增注册作者260多万人，新增签约作者17万人，新增作者大多为“Z世代”。网络作家已成为中国新兴的文艺群体和不可忽视的文艺力量。但他们面临着更新迭代快、工作强度大、生活、心理压力、缺乏社会保障、唯流量、同质化跟风化严重、创作精品率不高等问题。如何完善网络作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保护他们的创作权益，加强培训、职称评定等人才建设，并在主题、技巧上加以引导、提升，使其创作出更具人民性、创新性的精品力作，仍需要持续探索。

还有一批通过新媒体平台涌现出来的

作家，被称为“野生作家”。他们借助新媒体这个更细分的渠道，实践着文学性，再向传统文学期刊蔓延。这条脉络最早可追溯到21世纪初，一批从新闻媒体或其他领域转型的“70后”作家，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身份标签，阿乙是小镇警察、廖一梅是编剧、冯唐是妇科肿瘤博士，这些身份标签使他们在大众媒体上不断获得曝光率，无形中消解了写作的职业门槛，唤起更多潜在写作者的关注。他们看似是“业余”创作，但其实都是资深文学爱好者，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在纯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除了这些浮出地表、被人看见的作家，中国还有大量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他们从事着和文学毫不相关的工作，甚至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但依然坚持用文学这种古老形式书写时代的发展和身边的故事，展现民间社会的众生相，被称为“素人作家”。杨本芬、范雨素、陈年喜、胡安焉、王计兵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创作不分年龄，杨本芬在80岁才推出女性三部曲，将生活原浆酿

成了醇酒。他们的优势在于能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实的生活细节，呈现出生命的粗粝质感和人与社会复杂的关联，尽管在语言、结构、技巧上有所欠缺，但并不妨碍他们借文学表达真情实感和对社会的独特观察。

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创作里展现了当下中国人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诸种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成长的文艺青年相比，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成长轨迹，身上体现了真诚坦然的创作态度和对文学对生活独特的理解，纠偏了当下文学创作由于生存背景和汲取资源相似而越来越同质化的倾向，呈现了勃勃生机。从他们的作品也能看出文学对于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影响。

这些文学爱好者数量庞大，虽无法直接登上文学期刊，但新媒体给了他们表达的平台，展现他们生活里的沉淀，也为文学重新“赋形”。2023年快手推出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收录200余首诗歌，创作者有农民、建筑工人、外卖骑手、家庭主妇、留守老人，作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朋友，欢迎回家——作家活动周”启幕
主办方供图